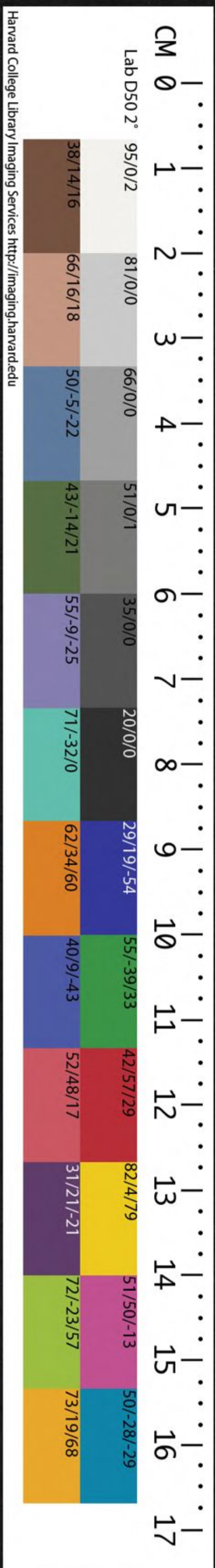


T 695/8438

3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3 1960



春秋

公羊

穀梁

附左

姜兆錫彙義

信公

名申閔公之兄亦莊公庶子也母成風

元年

王

春王正月

左傳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按左謂公出不書非

也公穀繼弒不言即位得之矣

公羊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

何臣子一例也

此發元年不書即位之義也

穀梁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

此亦公羊之義也

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

左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

私焉○聶北邢地

公羊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救君也則其稱師何不與救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交易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此發救邢書次及不書狄滅不書君救之義也文不與而實與者胡傳謂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為善也然不書滅邢為約文非為桓公諱之謂如下書狄入衛即不啻言滅矣

穀梁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是齊侯與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其不言曹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其不言齊侯

何也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此亦公羊之義也意本欲救但後未遂耳故書救以遂其

意也小國君將稱師其卿將唯稱人不稱師故稱師乃曹伯也所以然者周禮小國一軍雖命卿比大國之大夫而已然小國一卿其爵固卑而小國一軍其師不卑則謂曹無師而稱師為曹伯者非矣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左傳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公羊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此發書邢遷之義也遷者謂其自遷故云

其意也如邢遷于夷儀衛遷于帝丘是也遷之者謂人遷之故云非其意也如宋人遷宿齊人遷陽之類是也

穀梁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邢復見也復去聲○此發邢遷于夷

儀之義猶公羊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公羊此一事也曷為復言齊師宋師曹師不復言師則無以知

其為一事也

此發城邢復書齊師宋師曹師之義也

穀梁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

此亦公羊之義而因以美

桓也胡傳義畧同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左傳齊人取而殺之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取謂取于邾也

公羊夷者何齊地也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夫人薨于夷則

齊人以歸夫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為以歸桓公名而溢殺之

此發

書薨于夷及書齊人以歸之義也各猶取也按經但言哀姜既薨于齊以僖公請而歸喪于魯故下書十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也二傳則謂以夫人歸至于夷乃殺而歸之蓋因左氏傳取而殺之之文也然則經不書殺固為內諱之義而胡傳亦從之若此與

穀梁夫人薨不地地故也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加喪焉諱

以夫人歸也其以歸薨之也

此發書薨于夷及書以歸而不書以喪歸之義亦猶公羊也故謂有

故而薨也齊人實以夫人歸殺之于夷諱若自行至夷遇疾而薨乃以喪歸者然歸在薨前而經文在下是乃諱而薨之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公羊作邾婁偃公羊作纓○左傳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

穀梁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

此條之義已屢見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拿

左傳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鄆獲

莒子之弟拿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言侯國卿則書名而莒拿非卿不合書名第以嘉獲之而書其名耳然獲則書名謂

嘉而書名亦非

公羊莒拿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

何大乎季子之獲季子治內難以正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

正奈何公子慶父弒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

不納去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

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浹北面而哭慶父

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于是抗軫經而

死莒人聞之曰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為是與

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此發獲莒拿之義猶左氏也經非大夫不書莒小國無大夫故問也

諾已未詳注曰二字皆自卑語也疏曰似今人云休罷也或曰諾已猶言語畢也伐魯而待以偏戰者善季子忿不加暴得君子之道也

餘辯見上

穀梁莒無大夫其曰莒拿何也以吾獲之目之也內不言獲此

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給給者奈何公子友謂莒拿曰吾二人

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

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其給也曰棄師

之道也說悅同搏音博○此又發獲莒拿之意與左氏公羊同而異也處下者負而處下也行匪夫之手搏棄大人之

師貞故惡之也然此傳亦是臆詞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左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

甚矣女子從人者也○按胡傳齊為盟主以義舉法而不避其親伯者之行于諸侯亦善矣則謂殺哀姜為已甚殆非

公羊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昌為貶與弒公也然則昌為不于

弒焉貶貶必于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此發不書姜氏之義也喪至臣子皆集于

此時貶猶刑人于市與眾棄之之義故為重也

穀梁其不言姜以其殺一子貶之也或曰為齊桓諱殺同姓也

此又發不稱姜氏之有二義也然或說殆非

二年癸春王正月城楚丘

左傳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按諸傳謂畧而不序為不與諸

侯專封之義與左氏不同

公羊孰城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

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得

救則桓公耻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

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

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

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此發書城楚丘不書城衛之義也不得專封已見元年城邢然按城邢之

上楚書刑遷于夷儀故但言城邢而不言城夷儀而城楚丘之上不言衛遷于楚丘故言城楚丘而不包言城衛也則所發不

言城衛之義固支矣

穀梁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也

封衛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

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

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

此與公羊之義畧同而較嚴也按邢未滅國遷于夷儀而衆因城之傳猶謂之專封况衛已滅其時徙居楚丘以遷而未遷則城之者為專封無疑矣通猶體也諒也條義辯見上傳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公羊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

此條亦但言哀姜之名而已其義見葬文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

左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

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于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軫音零，鄭音明。○先言冀，侵虞，虞報冀而援以為晉報虢之例也。

公羊：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虞首惡也，曷為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

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西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府，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廐，繫之外廐，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于是終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諫曰：唇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焉之齒亦已長矣。蓋獻之也。安與者與見與之與，平聲。郭，虢同。內府，俗誤。內藏，知則知之，知去聲。長上聲。○此發首書虞師之義也。豈虞郭見于君心與？息素知君心存注而探之也。以手通意，曰：揖

以目通意曰朕或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為不繫于郭國之也

曰即揖讓之揖也此發不書號而書夏陽之義也然君存國之句蓋臆詞

曷為國之君存焉爾也然君存國之句蓋臆詞

穀梁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此發邑書滅之義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

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

者虞號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號舉矣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

也晉獻公欲伐號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

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

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

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

府而置之外廡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

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于君達心則其言必懦則不

能強諫少長于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

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

道而伐號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畀而幣重必不傾于

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唇亡則齒

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號五年而後舉虞苟

息牽馬操壁而前曰壁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此發虞書師而先晉之義

與公羊畧同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貫宋地也公羊貫下有澤字左傳盟于貫服江黃也

公羊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為獨言



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為莫敢不至也

此發書江黃書齊宋之義也其餘皆來至者以四年春會謀伐楚諸侯成在亦止書齊宋江黃而不及其餘故耳

穀梁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江人黃人者遠國之辭

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為諸侯皆來至也此亦公羊之義也

冬十月不雨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此發書不雨之義也已見前

穀梁不雨者勤雨也此又發書不雨之義也勤雨謂勤心于雨也記異者自天道而言勤雨者自君心而言詳見下文

言詳見下文

三年甲子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左傳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為旱不為災也○按自十月至六月乃雨則越八月不雨矣而左氏乃云不為旱而不為災者注蓋謂周之六月乃夏之四月四

月雨于播種無損故也然越八月不雨而不言旱初非不為災之謂詳見事義慎考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傳意見前

穀梁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

者也此又即勤雨之意而推言之也閔者勤之至也一時言不雨為閔雨對文二年歷時言不雨為不憂雨而言也

徐人取舒

公羊其言取之何易也易去聲○此義已見

六月雨

公羊其言六月雨何上雨而不甚也此言雨之驗也上謂天也天雨而災不甚也

穀梁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此特即書雨之意而推言之也喜雨為有志乎民對文二年不憂雨為無志乎民而言也

為有志乎民對文二年不憂雨為無志乎民而言也

憂雨為無志乎民而言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左傳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

公羊此大會也曷為末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

無以妾為妻此發書會不書盟之義也伐楚并有陳衛鄭許曹諸國謀伐楚亦有之故為大會末猶淺也大會宜

有盟詞下亦言公子如齊涖盟何以淺言會而不書

盟耶桓公但申明王命則不用軟盟矣淺言之可也

穀梁陽穀之會曷為不盟也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

諭乎桓公之志舊脫曷為句○此亦公羊之義而微異也委委貌端玄端言以玉帛相見而不以兵戎志皆諭而無事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左傳齊人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尋之言求猶責也

公羊涖盟者何往盟乎彼也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此發

之義也自內往盟謂之涖自外來盟謂之來

穀梁涖者位也其不曰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

人亦以國與之也此發盟不書日與不書及齊侯盟之義也位謂往其位而盟也上國謂本國下國謂他國

但善公子友如齊涖盟而魯及齊盟具可見矣所謂以國與之也然不曰前定之例亦支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

蔡潰遂伐楚次于陘陘音刑○左傳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

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

何故管仲對曰昔者名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

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

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

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人之罪也敢不

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名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微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

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公羊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其言次于陔何有侯也

孰侯侯屈完也此發書潰書次之義也然國曰潰邑曰叛之義蓋非邑亦曰潰

穀梁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

為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遂繼事也次止也此

書侵書潰及書遂與次之義也餘詳胡傳

夏許男新臣卒

穀梁諸侯死于國不地死于外地死于師何為不地內桓師也

此發許男卒不書地之義也然不地義見胡傳此以桓師為內之義亦支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公羊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

以當相公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

則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楚

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

如綫相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荆以此為王者之亨也其言

來何與相為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于

此焉與相公為主序續也此發屈完不稱使及書盟于師盟于召陵之義也諸義皆得其與為主序

相續之說亦支

穀梁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為大夫也其

不言使權在屈完也則是正乎曰非正也以其來會諸侯重之

也求者何內相師也于師前定也于名陵得志乎相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相公得志為僅矣屈完曰大國之以兵向楚何也相公曰昭王南征不反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曰菁茅之貢不至則諾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此亦發屈完盟于師于名陵之義也楚無大夫以子且蠻也得志乎齊桓以見相公之得志也屈完曰以下見得志為僅矣然其言重屈完內相師之義亦支

齊人執陳轅濤塗

轅公穀作袁○左傳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

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于陳鄭之間其其資糧靡屨其可也齊侯悅與之虎牢執轅濤塗○屏音費○觀申侯而小人之情狀見矣義見老年殺申侯

公手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

曰君能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相公曰諾于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執者曷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相公假途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已者師不正故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辟避同○此發執轅濤塗稱人之義也道猶路也伯討謂方伯討罪之義反由已謂由陳而反齊也此傳胡傳從之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左傳伐陳討不忠也

穀梁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

此發不書及者主名之義也內師謂魯也然上文云齊人

執濤塗則此乃齊人及之耳本經下文方云公孫茲會齊宋等侵陳明非魯及之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公羊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

此發書致伐楚之義也然以穀梁傳推之叛盟之義

蓋支

穀梁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

大伐楚也

此發致伐楚不書致侵蔡之義也偶猶並也

五年

丙寅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傳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

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勿聽立之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實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將食姬謂公曰酒食自外至不可不試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出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元欵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辨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逐二公子曰

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袂遂出奔翟○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也

公羊曷為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此發殺稱

晉侯之義也甚之者言其已甚也

穀梁曰晉侯斥殺惡晉侯也

此亦公羊之義也目猶稱也斥不諱也甚之故惡之

杞伯姬來朝其子

朝音潮○杜注伯姬來寧成風也諸侯子有朝義而其子幼未成朝禮故繫于母而稱朝其子

也

公羊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

此發書來及書朝其子之

義也內辭明來也與其子俱來朝明所以來也按何注莊二十七年紀伯姬來傳直來曰來謂無事而來也此與子俱來若外孫以禮朝外祖者然明非直來也

穀梁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覲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為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

其子參譏也此亦發書來書朝其子之義也一譏伯姬一譏杞伯一譏魯君是三譏也

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首止

衛地公穀作首戴下同○左傳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

公羊曷為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此發殊會王世子之義也

義也不並列王世子于諸侯故云殊會

穀梁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此亦公羊之義也及諸侯以會

王世子是尊王世子也貳猶副也云可以重之存焉猶云所傳重者然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左傳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

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杜註周公宰孔也王憾齊定太子故名鄭令叛齊病猶困也謂被伐而困也君行師從故以師歸

公羊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其言逃歸不盟者何不可使盟也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何魯子曰蓋不

以寡犯衆也此發盟書諸侯及逃歸不盟之義也鄭內懷與楚之心外挾古者結言不盟之義故不可使之盟寡

不犯衆故逃也

穀梁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

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也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鄭伯逃歸不盟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此又發諸侯不盟世子及逃盟之義也含猶銜也所謂變之正者與胡傳大同小異今按申生殺身陷親不義幾至亡國先儒以為仁之賊則其全親安國無失于臣子之忠孝者可見矣其不臣不子

之小異者固無妨于大同之義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左傳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于是江黃道柏方睦于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

楚又不設備乃亡

穀梁弦國也其不曰微國也

辨義已見

冬晉人執虞公

左傳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官之奇諫曰虢虞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于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能親于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逼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

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伯以勝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輔所謂毋棄爾輔也或曰輔頰輔車牙車也易改也猶是物而以德為重也

公羊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為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此發書執不書滅之義也

穀梁執不言所于地縕于晉也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之辭也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虞號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此發執不書地及書公之義也縕之言著猶包也虞為晉所包裹猶縕為袍所包裹也下謂臣民也其臣民服于晉而公以獨夫見執猶臣民執之然也又言救非賜只是自救其亡耳以申見執之意也然謂地縕于晉命行于虞固是而以此釋書公不書地則曲矣故不如公羊之義正也

六年丁亥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新城左傳作新密左傳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書圍新密又明其非時虐民而見討也

公羊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疆也此發邑書圍之義也然謂疆固而圍之義與左亦別

穀梁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此發伐國言圍邑之義也病猶困也即孔叔所謂病而乞盟是也然以宋伐鄭圍長葛齊伐宋圍緡楚伐宋圍緡之類推之則伐國不言圍邑之例蓋支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五傳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穀梁善救許也此發遂救許之義也胡傳同

冬公至自伐鄭

穀梁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此發至書伐鄭之義也胡傳謂救許為急伐鄭為大



七年戊辰夏鄭殺其大夫申侯左傳鄭殺申侯以悅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于

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暇也後人將求多于女必不免我死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于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公羊其稱國以殺何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此發殺書國之義也

君殺大夫罪其專也王命無專殺大夫是也

穀梁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此又發殺書國之義也然無罪亦就其事論之耳以楚文王之

語申侯及申侯之背濤塗觀之申侯固非無罪但殺之不以其道耳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寧母左傳盟于寧母謀鄭

故也管仲言于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于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

命于會言于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好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言于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服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夫合諸侯以崇德也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鄭有叔詹堵叔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于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共音恭覆入聲○罪人謂華背父也總之言攝猶挾也

穀梁衣裳之謂也此對下兵車之會而言也

八年己巳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

盟于洮鄭伯乞盟左傳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位定而後發喪

公羊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乞盟者

何處其所而請與也其處其所而請與奈何蓋酌之也此發首及書乞盟之義也先猶貴也處其所謂鄭也鄭伯自處鄭而遣使請乞也酌之言探也欲與楚不得欲盟齊不得故處鄭而遣使探之也

穀梁兵車之會也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

加于上弁冕雖舊必加于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也鄭伯乞盟

以向之逃歸乞之也乞者重辭也重是盟也乞者處其所而請

與也蓋酌之也酌音酌○此亦公羊之義也以盟為重而乞之是重詞也酌猶酌也周禮邦酌是也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左傳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

禘于姑則弗致也

公羊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

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以妾為妻也其言

以妾為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此發書用書致夫

也夫人註謂聲姜也僖公本聘楚女齊女媵之先至脅使魯太廟立為夫人也然謂夫人為聲姜勝于左穀而謂楚嫡齊媵齊以先至脅而致之則恐溺說耳蓋聲姜本宜致但因禘而致故譏之與

穀梁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言夫人必以其氏姓

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

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

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此又發書用

不書氏之義也夫人註謂僖公之母成風也夫人卒葬之者謂君存歿皆以為夫人我謂主書者言君存歿皆以為夫人則主

書者不能不以為夫人也。以宗廟臨之而後貶。謂此用致書夫人。不書成風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謂後歸祿書僖公成風。不稱夫人。此主書之微意也。然左氏謂夫人為哀姜。此又謂夫人為成風。皆不如公羊謂夫人為聲姜。義詳上文。

九年庚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御公穀作禦說悅同。左傳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

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公羊何以不書葬為襄公諱也。此發卒不書葬之義也。禮先君未葬嗣君不得會諸侯而夏宋

子為會故為之諱書葬也。然按以會妨葬其罪益大。不書葬而罪見于言外矣。豈為之諱之謂哉。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左傳夏會于葵丘尋

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向。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公羊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為政者也。此發宰周公之義也。家辛兼上公故稱宰周公。

穀梁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

堂上。必無外事。今皆殯而出。曾以宋子為無哀矣。此發周公稱宰及未稱子

之義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公羊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卒之。死則以成人

之喪治之。此發卒伯姬為許嫁之義也。

穀梁內女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

成人之喪治之。亦公羊之義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左傳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

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器。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

于行晉侯乃還

公羊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此發盟書日之義為危之也桓之盟不日謂參盟若特盟則亦日矣叛者九國未詳蓋以左宰孔之言約之與然謂書日以危之者蓋非

穀梁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耀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與去聲○此又發盟書日之義為美之與公羊異也備謂備書其日也穀梁節取其事故其道恕公羊深責其心故其義嚴公羊之義本左氏穀梁之義

本孟子胡傳亦同穀梁然其以書日為美之者亦非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殺公羊作弑○左傳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

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夷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避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二而能謂人已乎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車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三怨謂申生重耳夷吾也按息雖能復言而言不近義故引白圭之玷之詩以責之若公穀則專取其不食言耳舊解頗失引言之義故正之

公羊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弑其君之子奚齊何殺未踰年君之

號也。此發書弒其君之子之義也。言但書弒其子，嫌無君文，但書弒其君，又嫌與弒成君同文，故以冠其上，以見弒未踰年君之號也。然經云殺，傳云弒，却誤說見下文。

穀梁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

子申生而立之也。此又發書其君之子之義也。言嗣君在喪稱子，因國人不以為君，故不但稱子而繫于其君也。然未踰年之君，合書殺其君之子，若如穀梁，則書殺子奚齊可乎。

十年。辛未。春，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公羊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

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

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

姬之子也。荀息傳之，獻公愛驪姬，欲立其子，于是殺世子申生。

申生者，里克傳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

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

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

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

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

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此發書及之義。

胡傳義同，食之言吞，謂吞之而不可見也，反復也。

穀梁及者，以尊及卑也。荀息，閑也。閑義見莊十二年及孔父。

夏，晉殺其大夫里克。左傳：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明立

日：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

喜公

二

劍而死于是平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初晉惠許秦賂以入今以賂緩故入謝也

公羊里克弒二君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弒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爾君者不亦病乎于是殺之故不以討賊之詞言之也然則曷為不言惠公之入也凡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為文公諱也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為不為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為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為之諱本惡也見音現此發殺里克不以討賊書人之義也踊齊人語也猶關西言渾也言文公惠公出奔則義當絕入立則義猶篡而惠公之入懷公之出文公之入皆不書者渾為文公諱惡也然齊小白書次乃殺子糾齊陽生書入爰弒君荼而惠公於既弒逆入者并其比也

况又不為惠公諱而為文公諱乎  
即文公當諱又于惠公何與乎

穀梁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殺之不以其罪也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為重耳弒奈何晉獻公伐國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麗姬欲為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誰可使曰臣莫尊于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夢夫人趨而來曰苦饑宮已成則何為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致福于

君君田麗姬酖其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致福于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于地而地賁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于為君君喟然嘆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若入自明明則麗姬必死死則吾君不安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故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此發稱國以殺之義也罪累上也者以殺不以道罪歸于上也過切謂刻切深謂恨深也餘詳胡傳

冬六雨雪雨去聲雪公羊作雹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義已見

十有一年壬寅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左傳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

穀梁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義已見

秋八月大雩

穀梁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此發書月書雩之義然旱祭曰雩不雩但

曰旱初非得雨與否之謂也詳見慎考月正之義亦支

十有二年癸酉夏楚人滅黃左傳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其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

滅黃○其供同焉音烟

穀梁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

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

此發滅黃不救之本末也

十有三年

甲戌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音鹹

咸○左傳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

穀梁兵車之會也

十有四年

乙亥

春諸侯城緣陵

左傳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公羊孰城之城杞也曷為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魯之曷為

不言徐莒魯之為桓公諱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

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

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

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

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則救之

可也

此發書城之義已見僖二年城楚丘但所謂桓公城之者蓋桓公率諸侯城之即為桓公城之耳故經曰諸侯城傳

日桓公城二而一也

穀梁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

衰矣

此發書諸侯不序之義也泛聚諸侯病無統領故曰散然按本條實承會醜之諸侯言之則非散辭之謂矣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鄆穀梁作繒○左傳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

鄆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公羊鄆子曷為使乎季姬來朝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

此發使來朝之義使乎季姬謂見使也主乎季姬故曰內辭不可言使來請已故以來朝為詞也

穀梁遇者同謀也來朝者來請已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



病繒子也此發書過及使來朝之義病者以其不朝病之也

秋八月沙鹿崩左傳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日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期暮同幾平聲

公至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襄邑也沙鹿崩

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此發沙鹿及崩之義

也襄者注謂默陷于地也然謂河上之邑蓋非鹿麓同山足曰麓穀梁傳之義是也

穀梁林屬于山為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

其變也此發沙鹿崩及書日之義也山豕曰崩山足故無崩道

冬蔡侯胙卒

穀梁諸侯時卒惡之也惡去聲○此發不書日之義也然其說蓋支

十有五年丙子春王三月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

夫救徐左傳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盟于牡丘尋蔡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

以待之

穀梁兵車之會也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也書公孫敖帥師及

諸侯之大夫救徐善救徐也此發書會之實并書遂書次書救之義也次者畏救者善也

八月蝻

穀梁蝻蝻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此發書八月蝻之義然別時月其說非也

九月公至自會

公至相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久也此發書至之義也已七越月則久矣然相會不致之

義蓋非

已卯晦震夷伯之廟左傳震夷伯之廟罪之也于是展氏有隱慝焉○杜注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夷論伯字也大夫既卒則書字

也大夫既卒則書字

公羊晦者何冥也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夷伯者曷

為者也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則微矣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

為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此發書晦書震及書夷伯之義也孚信也

注謂季氏所信用之陪貳也然穀梁謂夷伯為魯大夫左注謂為展氏之祖則謂季氏之孚其義非矣兩大之之義尤支

穀梁晦冥也震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

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

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此視公羊之義為異也始德之始猶基也

冬楚人敗徐于婁林左傳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

穀梁夷狄相敗志也此言書楚人敗徐之義夷狄相敗乃志之也以左氏推之則畏而不救若非矣

十有一月王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左傳戰于韓原晉侯馬還澤而止公號慶

鄭慶鄭曰復諫違上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驍射為右駘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還音旋號平聲○遂去之鄭去救公也時簡驍將獲秦伯以鄭呼救公遂失之

公羊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此發書

敗績之義也君重于師故君獲不言師敗績若卿獲則兼言師敗績矣卿與師等也但其時君以小駘見獲師實未敗耳

穀梁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此原書獲之由也彼奮我

愈民心失也

十有六年丁丑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

都左傳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都與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

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焉音烟○言非陰陽之事能吉凶人而吉凶實由人以生亦天道遠人道邇之義也

公羊曷為先言霄而後言石霄石記聞也聞其礪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也是月者何遠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鷓六鷓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鷓徐而察之則退飛也五石六鷓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霄隕同真音田為王之為去聲○此發書隕石書是月不日及書六鷓之義也隕石記聞六鷓記見者星隕于夜故言聞鷓飛于日故言見然書是月之義蓋未盡安

穀梁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竟之內曰宋後數

散辭也耳治也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六鷓退飛過宋都先數

聚辭也目治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鷓微有知之物君子之于物

無所苟而已石鷓且猶盡其辭而况于人乎故五石六鷓之辭

不設則王道不亢矣民所聚曰都此發石隕宋鷓過宋及是月不日之義也目治猶言記見

耳治猶言記聞不言是月嫌與戊申同日故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亢之言舉也王道無問顯微若以石鷓而忽之則王道不舉矣按本傳是月之義勝公羊而先數聚詞後數散詞之義則視公羊為鑿矣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公羊其稱季友何賢也此發稱季友之義也友各季字也兼稱宗賢之也然胡傳謂季友仲遂皆生而

賜氏故書字誌變法之始

穀梁大夫曰卒正也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

之也此發書曰書公子之義也然稱叔仲之屬是賢稱公弟公子公孫之屬是親今謂稱公弟是賢說亦未安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穀梁大夫曰卒正也已見上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至德十二月會于淮謀郟且東畧也城郟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穀梁兵車之會也

十有七年戊寅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夏滅項左傳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杜注公在會別遣師滅項不言師諱之也林注公在會而師滅項非公命也

公羊孰滅之齊滅之昌為不言齊滅之為相公諱也春秋為賢

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相

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此發滅項不書主名之義也承上齊伐英

氏而書滅項故云為齊諱然其說亦曲胡傳從左氏謂魯滅耳

穀梁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為賢者諱也項國也不

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而不知已之不可以滅也既

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

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此亦公羊之義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左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

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子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于衛其姬因寺人貂以薦蓋于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

相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穀梁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其不正之前見何也

以不正入虛國故稱嫌焉爾見音現○此發桓公日卒之義也

書入于齊其不正已見矣虛國謂討無知之時齊無人以國氏謂人子齊書齊小白傳例凡以國氏者嫌也然以此發本條日

卒之義亦支

十有八年卯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左傳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

月齊人殺無虧○無虧即武孟

穀梁非伐喪也此發書伐齊之義也非猶責也按相公始屬孝公于宋後以寺人言又立武孟今宋伐齊納孝

公視伐喪宜有間矣然經于宋伐齊而魯狄皆書救齊救無虧者善則伐者不善明矣所以然者無虧長視諸公子當立而公實立無虧以視孝公但屬于宋者有別矣雖其立巫寺責成之然要當論其理不當論其迹况會王世子鄭于首止王雖寵帶

猶以義制命曾天倫君命兩得如無虧而宋顯以徒屬伐之乎學者明此則于家國倫序之間亦可以引經而斷矣

夏師救齊

穀梁善救齊也此發書救齊之義也救者救無虧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贏齊師敗績贏音演○左傳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

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贏立孝公而還○不勝者將立而不果也

公羊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春秋

伐人者為客伐者為主曷為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曷

為與襄公之征齊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為是故伐之也

與伐與戰之與為是之為並去聲○此發戰先言伐與書宋及之義也為主為客二句見莊二十八年為主則書及矣今書宋及者明豎刁易牙始為黨而後以爭權遂不葬其君故宋師伐罪而書宋及也然經例凡書及某戰皆責其不應戰而戰之義

則謂書及為宋師伐罪殆非况與殺梁言及惡宋也之傳并與非伐宋也善救齊也之傳俱背乎

穀梁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惡去聲○義見上

狄救齊

穀梁善救齊也此亦發書救齊之義也所救未詳舊謂救四公子之徒也或曰本為救無虧而後期若救四公

子之徒者然也按無虧視孝公為正四公子之徒視孝公為不正四公子之徒因宋援少殺長而拒之則不正而亦正

冬邢人狄人伐衛左傳邢人狄人伐衛圍苑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後師于訾婁狄還師

○極言其為狄迫也

穀梁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功近而

德遠矣此發狄伐衛稱人之義也伐衛近功耳戎狄而憂中夏其德遠矣按衛與宋曹邾伐齊而狄與邢伐衛以救齊

則上傳善狄之救齊為救無虧而非救四公子之徒益明矣

十有九年庚辰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鄆子會盟于邾已

西邾人執鄆子用之左傳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

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社以為人也民神之

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

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

乎得死為幸○三月宋已執滕子故曰二國祀社者欲徵神以

服遠也

公羊其言會盟何後會也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

蓋叩其鼻以血社也此發書會書用之義也按訓用為叩血疑

得之或以子魚用人誰饗推之則用直穀以祭神耳或又以叩血衄社亦有饗之意也然諸訓所用不一而虐用一也會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者而為之乎亦異矣

穀梁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人因已以求與之盟已迎面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用之者叩其鼻以衄社也與惡並去聲衄音二

○此發執郟子書日及用之之義也執不日書日爲用之也傳義蓋約詞與

冬梁亡杜注梁嬴姓伯爵伯翳之後左傳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弗堪則日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公羊〕此未有言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此發梁亡之義也魚爛自內而出故以喻自亡

〔穀梁〕梁亡自亡也洵于酒淫于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皆叛民爲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洵不足道也梁

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梁亡出惡正也鄭棄其師惡其長也惡去聲正政同○此亦公羊之義也正長謂大官之長也由人主失德政廷臣廢職下民失業以訖于亡如虐役者然而淫昏蓋不足言也出之言由也其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于其人皆如其本罪正其名而已

政也政非其政也書鄭棄其師惡其長也長非其長也惡政者指下之惡上惡其長乃指君之惡帥以左傳及清人詩推之可見傳因言之者鄭文公以惡克而棄其師則亦其君之過也故傳並援以爲例

二十年辛巳春新作南門左傳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啟塞從時○按周之首春爲夏之子月非謂不時也

〔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此發新作之義也謂不奉古制而加之也

〔穀梁〕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亦公羊之意也非責也法門謂禮法之門責其加作而不法也

〔公羊〕郟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此發郟子不名之義也諸侯失地名郟已亡于宋矣此以同姓兄弟之國故不忍絕而其詞如此也然考鄭氏春秋有二郟滅者北郟來朝者南郟傳義蓋非

五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

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

記異也此釋西宮之為小寢也諸侯娶其國則二國後故有三宮何注曰夫人居中宮稍前右膝居西宮左膝居東宮

皆稍後

〔穀梁〕謂之新宮則近為禰宮以諡言之則如疏之然以是為閔

宮也

此又釋西宮之為閔宮也言僖公于閔公為兄弟若言新宮則疑于禰宮若言閔宮則似疏矣故西宮為閔宮也然

其說與公羊異未詳孰是姑兩存之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傳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于是衛方病邢

〔穀梁〕邢為主焉爾邢小其為主何也其為主乎救邢此發盟于邢之義也

楚人伐隨

左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闚殺于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

過鮮矣善敗由已而由人乎故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引詩謂妄行以取羞也

穀梁隨國也

此釋隨之為國也

二十有一年夏大旱

左傳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藉勸分此其務

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飢而不害

〔公羊〕何以書記災也

此發書大旱之義也

穀梁旱時正也

此發大旱書時之義然曲說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孟

公羊作霍穀梁作雩○左傳秋諸侯會宋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

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于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穀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按宋公之為會猶齊宣之大欲也



〔公羊〕執執之。楚子執之，曷為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

國也。此發執不言楚子之義，胡傳從之。

穀梁以重辭也。此發書以之義也，重在伐，故曰重詞。

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公羊〕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為執宋公貶曷為為執宋

公貶宋公與楚期以乘車之會。公子曰夷諫曰：楚夷國也，疆而

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

自我為之。自我墮之，曰不義。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

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曰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

吾不從子之言，以至此乎。公子曰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

之國也。于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

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

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

公子曰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故稱

人為執宋公貶也。此發楚子稱人之義也，復白也。惡乎捷捷乎宋曷為不言捷

乎宋為襄公諱也。此圍辭也。曷為不言其圍為公子曰夷諱也。

此發捷不言宋及獻捷不言圍之義也，然為襄公諱不

如穀梁不與楚之義而為公子曰夷諱圍其義尤曲

穀梁捷軍得也。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楚捷于宋也。此又發捷

義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公羊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為爾也公與為爾奈何公與議爾也此發書釋之義也議猶請也

穀梁會者外為主焉爾外釋不至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此發書會及釋不書楚之義也但按全經謂會者外為主亦誤

二十有二年安春公伐邾取須句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左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蠶蠶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曹縣諸魚門○易並去聲縣懸同

公羊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

為內諱也諱敗為戰之義已見道猶言也其人謂彼及之者謂我戰可言敗不可言故諱之分言以吾敗為內諱者

言互文與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左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與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熾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因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考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儼可也○陳去聲○門官謂守軍門之官阻猶迫也致志謂致眾志也儼未成列之貌

公羊偏戰者曰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何正

爾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吾雖喪國之餘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

此發戰日書朔之義而極贊宋襄之不忘禮也

然胡傳不取之者蓋于其生平考之則書日書朔之義支矣

穀梁曰事遇朔而朔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衆以師敗乎人者以尊敗乎衆以師敗乎人則驕其取也襄公不驕其敵而以師敗乎人何也責之也泓之戰以爲復雩之耻也雩之

耻襄公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爲雩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入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冑非以國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耻哉宋公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司馬子反曰楚衆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須其出旣出旌于上陳亂于下子反曰楚衆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須其成列成列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七月而死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之所以爲言者信也言而不

信何以爲言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爲道道之

貴者時其行勢也此發書日書朝及公師敗于楚人之義而深

譏宋襄之未聞道也尊謂宋公宋師與謂楚

人耻非自取義在必征耻爲自取義在必報勝無幸焉謂勝非

倖耳蓋由信合道而又揆時度勢此人之所貴而宋襄不能也

然其義雖正而以書

朔發之則亦支矣

二十有三年甲申春齊侯伐宋圍緡左傳齊侯伐宋圍緡以

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公羊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重乎聲○此發邑書圍

之義也疾猶惡也故謂

事故宋既衆敗身傷矣又圍之是重加之事故矣故

病惡之也然以此釋邑書圍之義却支義已見前

穀梁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德也此發

又書圍邑之義也齊侯不能攘夷恤災而又伐之非義也况孝

公乃宋襄所立乎然以此釋伐國又書圍邑之義亦支義並見

前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左傳宋襄公卒

傷于泓故也

公羊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此發卒不書葬之義也盈乎諱未

詳舊謂盈者相接足之意襄公肯

續出會不書其父葬而諱之今其身

穀梁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

師也爲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爲君哉此又發卒不書葬之

義也竊按竊諱之義

深而微失民之義顯而

著互存焉以考之可也

二十有四年乙酉冬天王出居于鄭左傳初甘昭公有寵于惠后惠

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

王復之又通于隗氏王替隗氏類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

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交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以服降各禮也○難去聲下同汜音凡守去聲辟避同○甘昭公即大叔帶隗氏即狄后王使狄伐鄭因立其女為后也先后謂其母惠后

公羊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管子曰是王也不能

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此魯書出之義也外出絕之也是王以

之而是王乃不能乎母者也故曰其諸此之謂與然其所謂不

能乎母而母得絕之者蓋以惠后寵孽棄嫡常欲立帶故也則

其時惠后既崩固不能以行其私矣又况王者嫡嫡相承為天

地社稷宗廟之主則即惠后尚在亦不得有于大義而叔帶亂

國母窺神器又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雖惠后有莫能

以與焉者而王乃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也何哉夫

以帶之罪而猶以恐違先后為詞固闇于義而失其神矣且使

先后果不可違而使諸侯違之遂非違乎是益之闇也則其出

非人絕也王自絕耳而公羊遂謂母得絕子而以釋出之義也不亦悖哉

穀梁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

也見上

二十有五年丙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左傳衛人將伐邢禮

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三禮

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

名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公羊衛侯燬何以名絕曷為絕之滅同姓也此發名衛侯為滅

同姓而不名者此發名衛侯為滅

多矣辯詳參義

穀梁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此猶公羊

宋蕩伯姬來逆婦

公羊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其

稱婦何有姑之辭也此發姑來逆婦之義也伯姬緣魯女而來

逆故曰兄弟辭然非正也故穀梁明之

穀梁婦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其稱婦何也

緣姑言之之辭也此發公羊未盡之義也

宋殺其大夫左氏無傳杜注其事未聞于例大夫無罪故不稱名

公羊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此發大夫不名之義也三世謂襄公

茲父成公王臣昭公杵鬬也禮國內皆臣君無娶道宋三世皆內娶本國大夫女公族益弱如黨益強故絕去大夫名以正其義也然其說蓋支義詳莊公二十六年胡傳及文公七年胡傳

穀梁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此又發大夫不名之義也位謂昭穆之位

猶言行輩也所殺之大夫于孔子為祖行故尊而諱之然其說亦支劉氏曰娶一卿而一國之內何得悉無大夫不經甚矣且春秋非孔子家牒即祖且不得諱况祖行哉公穀之說皆非也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左傳秋秦晉伐都楚合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杜注都秦

楚界上小國也頓迫于陳以出故圍陳以納頓子也

公室何以不言遂兩之也此發圍陳不言遂之義也本以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經不緣上事

言遂示不相蒙也

穀梁納者內弗受也圍一事也納一事也而遂言之蓋納頓子

者陳也此發書圍遂書納之義也按杜注頓迫于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之如傳言蓋楚圍陳使陳納之與胡傳

謂書楚人納頓其責中國深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洮魯地衛稱子方在喪也○左傳衛人平莒子

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穀梁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此發會書莒慶之義也小

國無大夫因公與會進之也以下傳隨莒子可會甯速推之時有衛子亦無敵公之嫌矣然莒實公壻而為會傳亦未詳

二十有六年丁未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左傳公會莒茲

平公甯莊子盟于向尋兆之盟也

穀梁公會大夫其曰甯速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見上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左傳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二盟兆向也

公羊其言至鄆弗及何侈也此發至鄆弗及之義也侈猶大也大言之也謂齊畏公引師去之而

不可及也然其義蓋非見下傳

穀梁人微者也侵淺事也公之追之非正也至鄆急辭也弗及

者弗與也可以及而不敢及也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

之弗及大之也弗及內辭也此又發書人書侵及追至鄆弗及之義也弗與謂弗與戰也內詞謂

公自不敢及而但言弗及也然其義亦非今參胡傳罪齊兼罪魯也兵少稱人眾則稱師始見弱以誘魯後伏兵以邀魯是罪

齊也在境內則備不豫在境外則師深入是罪魯也但弗及猶有戒心而胡傳又罪其不敢及齊則似左耳

公子遂如楚乞師左傳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謂不臣于周

公羊乞師者何卑辭也曷為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為重師師

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此發稱乞師之義也凡外內皆稱乞師內乞師即此是也外乞師如成十三年

卻錡十六年欒黶十七年荀偃十八年士魴皆是也正如有事焉而弗正之正猶期也出不期反戰不期勝其危如此故卑辭請乞也餘

見胡傳

秋楚子滅夔以夔子歸公羊楚子作楚人夔作隗○左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

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穀梁夔國也不日微國也以歸猶愈乎執也此發滅夔不日及書以歸之義也疏

曰滅國有三中國日界國月蕃國時則不日為微國明矣戎伐凡伯以歸不言執傳云尊天子之使不與夷狄之執之也故書

歸猶愈于書執也然滅微國不日之義殊支按全經如滅江黃六巢皆非蕃國而書時如滅赤狄潞氏滅胡皆非中國而書日如滅六渾之戎非卑國而書月則滅國有三之非例而微國不日之為臆亦明矣餘詳見參義

冬楚人伐宋圍緡緡穀梁作閔○左傳宋以其善于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魯而中路又用之于宋也然其義蓋支辯見前

穀梁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以吾用其師日其事也非道用師也此發伐國言圍邑亦公羊之義也吾謂魯也非猶刺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左傳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置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戊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于楚

公羊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曷為未得乎取穀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此發至自伐齊之義也未得謂未為得志也結遠夷以怒強鄰故患始于此胡傳從之

穀梁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惡事不致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此發書以書致之義亦患自此始之意也

二十有七年戊子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左傳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公羊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為執宋公貶故終僖之篇貶也此發楚子稱人之義蓋支

穀梁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信仲同○此發稱人之義胡傳同



二十有八年巳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左傳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

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

公羊曷為再言晉侯非兩之也然則何以不言遂未侵曹也未

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其意侵曹則曷為伐衛晉侯將

侵曹假塗于衛衛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此發兩書晉侯之義也非兩之者謂

雖兩言晉侯而非兩事也按傳先侵曹伐衛二月乃圍曹三月乃入曹執曹伯其曰未侵曹與左傳異豈指其未圍曹而言與

穀梁再稱晉侯忌也此又發再書晉侯之義也忌之言怨也曹衛並有宿怨于晉也然曹衛並有怨與再

書晉侯之義無涉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公子買魯大夫左傳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說悅同○子叢即買也戍衛從楚令也楚救衛不克則殺之以悅于晉而又以不卒戍從楚也

公羊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

其戍衛何遂公意也刺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刺之

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此發書不卒戍及書刺之義也不可使往謂買方命也公奉楚命使買戍

衛公畏晉殺之而又畏楚見責因諱若往戍不卒事者然以諱楚故曰內辭故曰遂公意也以左氏考之可見

穀梁先名後刺殺有罪也公子啟曰不卒戍者可以卒也可以

卒而不卒譏在公子也刺之可也此又發不卒戍之義也名猶罪名謂不卒戍也然以左傳

考之其義背矣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昇宋人

左傳二月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

聽輿人之謀曰稱舍于墓師遷焉曹人宛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困其齒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捷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

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合我而  
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  
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  
畀宋人○為其之為去聲般音班說悅同○稱舍示將發冢也  
宋為楚陳蔡鄭許所圍故宋告急告楚請釋宋也藉之言資資  
齊秦以告楚也楚得曹而新婚于衛故愛曹衛而不許釋宋也

〔公羊〕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也曹伯之罪何甚  
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此發畀宋人之義也聽者聽其罪也甚惡言難寬也

若猶是罪而已則晉曹同姓當寬之矣然曹雖有罪而執畀非正傳義亦偏

穀梁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

侯也畀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惡去聲斥音岸日及畀宋書人之義也斥然不顧貌然書日書人之義亦支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齊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左

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慈次于城濮楚師背鄆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監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曰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巳而還○愁銀去聲

〔公羊〕此大戰也曷為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得臣則其稱人

何貶曷為貶大夫不敵君也。此發楚師稱人之義也得臣子玉名明非微也得臣以不敵君貶稱人而前屈完乃以當君尊不稱使者蓋屈完秉禮故尊之得臣犯義故貶之與餘詳胡傳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

侯如會。左傳甲午至于衛雍作王宮于踐土丁未獻俘于王巳酉王享醴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

侯伯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極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于是役也能以德攻○衛子謂叔武

公羊其言如會何後會也。此釋如會之義也義見下

穀梁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諱會

天王也如會外乎會也于會受命也。此發會諸侯于踐土及如會之義也據左氏王子虎

盟諸侯于王庭而經不言故曰諱會天王也為後會而外乎會故如會而受命矣

公朝于王所

公羊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為不言

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此發公朝不言如京師之義也凡朝皆書如京師此朝于王所者在外也

王本以勞侯至非侯致之然亦不啻侯致之矣故不與也

穀梁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朝于廟禮也于外非禮也獨

公朝與諸侯盡朝也。此發朝言王所之義也胡傳曰古者天子巡狩于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嶽有常

地今王下勞晉侯而公朝焉固非其時與其地矣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貶正其本之意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左傳或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

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寗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亦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

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祥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歃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歃犬至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夷叔即叔武

穀梁自楚楚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鄭之名

失國也此發書自楚復歸及書名之義也奉之言承謂承藉其力也重發失國稱名之例者鄭非大罪故出奔不名而惡其藉楚以入故名也然胡傳謂出奔不名者竟衛侯正以責晉文此復國特名之者貶衛侯乃以悲叔武也說視本傳為覈而分發復歸之義亦支

冬公會晉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左傳會于溫討不服也

穀梁諱會天王也此發會于溫之義猶踐土之會也

天王狩于河陽左傳是會也晉侯名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名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王申公朝于王所○見音現○隱其名王之失以明晉功德也

公羊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再致天子也魯子曰溫近而踐土

遠也此發書狩之義為不與再致天子也引魯子者意謂溫近故再致天子耳然非春秋之所與也

穀梁天王狩于河陽全天王之行也為若將狩而遇諸侯之朝也為天王諱也水北為陽山南為陽溫河陽也會于溫言小諸

侯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行如字○此發書狩書河陽之義也時周衰侯驕蹇不朝故請至溫而朝

天子書此而天王之行全矣所謂原情為制也踐土之會王實自往但言公朝于王所而足溫名王為會情順而迹逆故先書狩于河陽以為王諱全王即以全晉也于此見春秋忠恕也河陽即溫而或言溫或言河陽者諸侯會于溫為小故曰小諸侯王狩于河陽為大故曰大天子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公羊其日何錄乎內也

此發朝王書日之義也錄內猶下言主善以內也然以此明書日之義却支

穀梁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主善以內日惡以外言

曰公朝逆辭也而尊天子日繫乎月月繫乎時壬申公朝于王

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為晉文公之行事為已慎矣

慎顛同此亦

公羊之義也主善以內言公朝于王所日惡以外言晉侯再致天子常朝書如京師故言公朝為逆其常也不月謂書冬也然全經凡但書時皆謂首時也而謂失其所繫且因以為文公之行事為慎也則亦異矣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左傳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

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餽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公羊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

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為伯討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

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

不定未可知也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為叔武諱也

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

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于是

已立然後為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

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也此晉侯也其稱人

何貶曷為貶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為之奈何文公逐衛侯

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自者何

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為叔武爭也。此發書歸之于及書自之義也。歸于者何？據成十五年書：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而言也。治反衛侯者，求使衛侯反其國也。放至也。自晉故有力為叔武爭，故假晉力也。然歸之于與歸于衍縮文耳，而強分二義，支甚矣。

穀梁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不外王命于衛也。歸之于京師，緩詞也。斷在京師也。自晉晉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此發書執書歸之于及書自晉復歸之義也。入而執謂入國而後執以王命執，故書執不書入也。然特釋歸之于三字為緩詞，亦支分釋復歸二字，則辯見前矣。

諸侯遂圍許。左傳：丁丑，諸侯圍許。

穀梁遂繼事也。此發諸侯遂圍許之義，蓋承諸侯會于溫而言也。時諸侯再為會，天子再至，諸侯皆再朝而許，獨不會，故討之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左傳：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獯貨、巫史使曰：以曹為解，曰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康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衛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悅，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穀梁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遂繼事也。此發書復書遂之義也。中國猶言國中，免歸而得會，是王命通乎諸侯也。左傳謂晉侯免之，而穀梁謂天子免之者，晉侯免而以王為名，所謂假之也。

二十有九年。庚寅。春，介葛盧來。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

公羊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此發介葛盧來不書朝之義，猶襄十八年曰狄來之類也。

穀梁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其曰來，卑也。此又發介葛盧及書

來之義為卑賤之故也然其義不如公羊

三十年辛卯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左傳衛侯使賂周欵治

為卿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周欵先入及門遇疾而死治厘辭卿○子適即公子瑕不書子儀微也

公羊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道殺也

道導同○此發稱國以殺之義也道殺謂道之

殺也君與大夫殺則稱國君未至而稱國殺者君導之也

穀梁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為訟君也衛侯在外其以累上

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去為

聲○此發稱國以殺并書及之義也罪累上者元咺雖有訟君之罪而君為其訟君使殺而後入是亦君有罪也疏曰稱國以殺有二義如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泄治傳謂殺無罪也此罪全在上也今衛殺其大夫元咺傳謂罪累上也此罪在下亦在上

也瑕尊咺卑殺咺及瑕云以尊及卑未詳或曰及乃相連之義尊卑猶言至次語其情形非語其爵秩也

衛侯鄭歸于衛

公羊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曷為歸惡乎元咺

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君入則已出以為不臣也此發殺大夫言

歸之義殺咺而君乃歸是歸其惡于咺也然按胡傳歸不言復深罪其以枝害斯本支而不悔也則其與公羊之義亦別矣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左傳王使周公闕來聘饗有昌歠白黑形

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穀梁天子之宰通于四海義已見葵丘之會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左傳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初始也入春秋始來聘于晉

公羊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此發大夫遂事之義也然其義

未盡詳見下

穀梁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

此又發書如京師遂如晉之義也大夫無遂事

言不受命而遂專之也此受命如京師如晉初非其此但同周于諸侯則失矣故尊周使若公子遂自往然愚按公穀之義互異然考胡傳大夫出疆有以兩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其書皆曰遂此條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及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之類皆以二事出者也若公子結往滕遂及齊宋盟季孫宿救台遂入鄆之類皆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也則穀梁為勝而公羊之義非矣

三十有一年辰春取濟西田

左傳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

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襄仲如晉拜曹田也○重平聲其恭同傳音附

公羊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為不言取之曹諱取同姓之田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

于諸侯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

姓之田久也

此發書濟西田不書曹之義也久也者言侵曹之時久矣魯田已若曹田然故諱取之也但按左氏

傳田乃曹地而班之諸侯若各頒所侵故地何以云不速行將無及乎而按胡傳田實魯之故地其書取者以方伯之命班侵田則治不以天王之命正侵田則亂聖人不以亂易亂故但書取濟西田而不書晉取濟西田歸于我也蓋諸傳互有異同通觀之而義見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左傳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

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日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按牛在滌三月日牲傷則改卜矣魯無冬至大郊之祭而有啟蟄祈穀于上帝之祭故魯卜郊皆于周正之四月牛傷改卜皆于周正之正月明得在滌三月也牛卜日日牲謂至卜日而牲定耳傳乃以牲成卜郊為怠慢失其旨矣

公羊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



以禮四十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禘嘗不上郊何以上下郊非禮也下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

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此發

四十郊之義也襄七年二十郊此年及襄公十一年四十郊成十年五十郊傳但言三十四上約詞也然禮郊祭用辛月有三

辛上上辛不吉則上中辛上中辛又不吉則止不上而用下辛故禮有再上而無三上况四十五上乎經不書再上而書三上

以下者常事不書書其變也凡祭上柔日並如之而乃謂三上禮也禘嘗不上郊何以上下其說皆臆矣且如上禘而視學少牢

嘗豈不上乎禘曷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

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

此發免牲之義也免之者明本為天示不敢留之者然牲已成而免猶郊

之意也未成牲又何免乎然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以再上不吉則直用下辛之禮推之則四上不吉而免牲吾不知其禮矣

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大山河海曷為祭大山河海山

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

朝而徧兩乎天下者唯大山爾河海潤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

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

此發猶三望之義為可已也然

詞凡望祭皆天神方祭皆地示對文也方亦曰望所謂散文通虞書及左氏之屬山川亦曰望者散文耳

穀梁夏四月不時也四上不非禮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熏裳有司

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

已之辭也

此發書夏四月四上不郊書免牲并書乃書猶之義也

周之三月故四月為不時衣牲以緇衣熏裳蓋周禮飾牲之意有司玄端亦以交神也亡乎人言人不足以格天耳然以魯啟

不時之義亦未然餘義見上

冬杞伯姬來求婦

公羊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見已  
穀梁婦人既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見已

三十有二年癸巳

三十有三年甲午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左傳晉原軫曰秦違蹇叔

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藥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遠興姜戎子墨衰經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于是始墨○衰音崔

公羊其謂之秦何狄之也曷為狄之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

冢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

曰爾即死必于殽之嶽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吾將尸爾

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

曷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鄭商弦高遇之殺

矯鄭伯之命犒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晉人與姜戎要之殽

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故狄之也此發書秦之義也嶽巖險狀也尸爾尋爾尸也往謂

往鄭反謂反秦蓋遇弦高而往反不定之詞其言及姜戎何姜戎微也稱人亦微也

先軫也或曰襄公親之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君在

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此發書晉人書及姜戎之義也詐戰不曰此何以曰

盡也此發書日之義也詐戰曰敗不應日而日為殺傷已盡也然不日而日其義亦支經書敗十有六書日者八

穀梁不言戰而言敗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為狄自殺之戰始也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家木已拱矣何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女死必于殺之巖陰之下我將尸女于是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為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殺匹馬倚輪無反者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此發書敗書人亦公羊之義也不稱戰而稱敗者狄多詐故狄待之也滑無備故謂之虛國進取而不能退而致敗則亦徒勞無別以滋寇暴而已倚之言偏猶隻也

癸巳葬晉文公

穀梁曰葬危不得葬也此條之義辯已見

冬十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左傳公薨于小寢即安也

穀梁小寢非正也此發書小寢之義猶左氏也即安于小寢而不于路寢故非正

噴霜不殺草李梅實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此發書不殺以下之義也詳見下

穀梁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實之為言猶實也

此發書不殺及書實之義也未可殺之時而霜已殺之則舉重以例輕定元年十月噴霜殺穀是也以周之十月為夏之

八月時未霜降故也可殺之時而霜猶不殺之則舉輕以例重此十二月噴霜不殺草是也以周之十二月為夏之十月時已

霜降故也上實謂華實之實下實謂虛實之實胡傳謂此見天道陰陽之失節而亦見君道生殺之失宜也

